



报告文学

挪出深山天地宽

□ 陈化先 钟珊珊

多年以后,张永茂、刘书连夫妇仍然忘不了那个夜晚,在集中搬入遂川县汤湖镇白土村安石坳安置点的前夜,他们背上煤气灶、锅、碗、瓢、盆,从牛塘窝翻山越岭两个多小时,抵达安石坳新居。推门而入,2室1厅1厨1卫,88平方米,日光灯、自来水,刘书连试了个遍,张永茂找来装修剩下的木质地板,自制了一张简易餐桌……那晚两口口怎么都睡不着。

假如能够浓缩时空,来俯瞰我省2016年至2018年3.5万建档立卡贫困户13.47万人的行程,人们会看到一条又一条指向886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的迁徙路线,“思源小区”“幸福花园”……一个个打上了鲜明印记的家,是他们梦开始的地方。

当时间步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之年,那些曾经困在大山里的搬迁群众,从山上到山下,从山里到山外,获得的岂止是从落后到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,还有从闭塞到开放的思想观念的大跨越。

逐梦有道

罗霄磅礴,青山掩映,碧波涌动。

9月1日,被群山环绕的万载县阳乐中学,校园里好不热闹,一大批高中新生在父母的陪同下走进校园,一个个肩扛手提着大包小包,就像搬家一样。其中,女孩白芷若,一手提着行李,一手搀扶着一名视力障碍的中年人,一小步一小步迈进教室,那是她的父亲白德胜。听着周围年轻人的欢声笑语,白德胜有些兴奋,一连串地问:“姑娘啊,学校漂亮吗?你班上多少同学?你课桌在哪?”

白德胜2010年在老家高村镇严田村坳峰脚下修理房屋时,不慎从房顶摔下,头部受伤,导致视觉神经萎缩,视力越来越差,2012年彻底丧失劳动能力。那几年,白德胜为了治病,把家底都掏空了。2017年,妻子悄然离家,留下他和一双儿女。

幸运的是,2018年,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东风吹进了山坳里的严田村。“搬!”这一天,白德胜盼了太久,他一分钟都没有考虑,就同意了,随后搬进了三兴镇易地搬迁集镇安置点。可是,搬新家的那股新鲜劲过去之后,他开始担忧:“钢筋水泥浇筑的家好是好,可这里不比老家,样样都要花钱,没有收入来源,往后的日子怎么办?”

白德胜的想法,也是许多搬迁脱贫户的共同心声。易地,不仅在于“搬”,更在于“融”。我省在安置规模较大、人数较多的406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,成立管理服务机构;把安置规模较小的480个安置点,全部纳入安置地村(居)委会统一管理。

依托这些服务机构,安置地村(居)委会,万载县成立了35个集中安置点“有求必应”服务中心,孩子上学,群众申请低保、看病报销,都不用回老家,在服务中心就能办,无须“两头跑”。

每逢开学前夕,万载县三兴镇三兴社区党支部书记袁文明都要带人入户摸排。今年秋季开学前夕,8个乡镇108户脱贫户104个孩子要上学,她的心里清清楚楚。

了解到有的孩子家里有困难,交不起餐费,她就四处“化缘”,不知跑了多少路,磨了多少嘴皮子。

白芷若一直记着“袁妈妈”的这份情。从三兴中心小学到三兴初级中学,再到阳乐中学,从学习用具到在校就餐的费用,袁文明都亲自操办,事无巨细。

“今年中考白芷若以597.5分的成绩考上了阳乐中学。”袁文明说,“孩子,是白德胜的希望。”每当有这样的孩子升学,袁文明都莫名地激动。

79岁的韩月凤也是在2018年搬进了安置点。那一年,她拄着拐杖,牵着孙女徐帆,住进了高高的楼房。徐帆清楚记得,家里来得最多的客人就是社区工作人员,这些客人中袁阿姨最亲切。那年,徐帆捧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告诉袁阿姨时,袁文明眼含热泪说:“我家娃最有出息了,你是三兴镇易地搬迁集镇安置点的第一个大学生。”

呵护一路相随,去年徐帆考上了华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。她说:“从小到大,我得到了许多次资助。我要通过自身经历和学习,向更多人讲述脱贫攻坚的故事和脱贫攻坚的意义。”

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,温暖着孩子的梦想。江西建立起覆盖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的资助政策体系,推行奖、助、补、减、免、贷等方式,像白芷若、徐帆这样得到资助的孩子,今年秋季入学全省共有1051人。

在余干,44岁的张建峰自从搬进白土村安石坳安居村,人生就像“开挂”了一般:第二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,如今儿女双全,第三年又在村干部的介绍下,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。今年,女儿张佳怡以713分的中考成绩考入余干一中……接二连三的喜悦让他劲头十足。张佳怡忍不住感慨,以前那个垂头丧气的爸爸不见了。

在遂川,2018年搬入梦想安居家园的郭妙兰,独自抚养着3个孩子。大女儿廖灵香格外心疼母亲,暑假期间,她一边洗衣做饭包揽家务,一边辅导弟弟做作业。2020年,她考入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,3年后,通过专升本考试考入豫章师范学院。她说:“搬入新家后,总有一股力量推着我前行,我要尽快完成学业,参加工作回报爸妈。”

曾经,山峦阻挡了他们的视野。如今,一批批孩子跟随父母从山里走出来,住进了温馨的家。他们踏上逐梦之路,去赶一趟名叫“时代”的列车。

山水生金

处暑时节,驱车行驶在宁都境内,放眼望去,满眼皆绿。莲花山下,大片大片的果园茶园,郁郁葱葱;梅江两岸,莲花荷叶被潺潺流水滋养着,层层叠叠。山,还是那座山;水,还是那道水;人,已非昔日模样。

因为没念过几年书,在搬入宁都县瑞祥安置小区之前,李兵做过木工、修过皮鞋、开过“摩的”,都是苦力活,辛苦不说,一年下来还挣不到几个钱。眼看孩子就要读高中、上大学,花钱的地方更多了,得想办法多赚钱才是。他打起了老家竹竿乡水口村那片荒山的主意:“把荒山开辟出来种脐橙,说不定是条‘钱路子’。”说干就干。几天后,他报名参加种植脐橙的培训,跟着能人加入“一领办三参与”产业合作示范项目,通过小额贷款凑了一笔钱,在自家山头种下了50亩脐橙苗。

果园山连山,沟套沟。去年,园子里出果8000公斤,收入3万多元。妻子赖百花心里喜滋滋的,主动提出要接管果园。她说:“这可真是咱家的金山银山啊,我要当好这里的大管家!”看着挂满枝头的果子,李兵乐呵呵地接话道:“赖管家,等今年丰收了,你赶紧帮我换辆车吧。”夫妻俩一唱一和地聊着,笑着。

走进上饶市广信区五府山镇中华蜜峰谷,顺着溪水汨汨流淌的方向,沿岸一排排桶式蜂箱映入眼帘。在当地,人们养蜂很普遍。2017年,罗贤华易地搬入五府山镇幸福花园时,也跟着当地养蜂合作社,在自家山地上养了100多箱蜜蜂。养蜂虽然收入不多,但也不需要花太多精力去打理。其他时间,罗贤华可谓是个“百变金刚”。他掰着手指算起了干过的行当:幸福花园的管理员、木工、稻田管家、菜农等。今年在五府山“三月三”畲族文化旅游活动中,老罗还跑起了龙套。他看着镜头里的自己说:“我是农民演农民,精神头还不错啊。”

兴一方产业,富一方百姓。2021年,“万企兴万村”行动如同播撒在田野里的种子,给大地带来蓬勃生机。

作为“万企兴万村”行动试验项目参与方,江西省惠大实业有限公司以宁都黄鸡为“媒”,采用“公司+合作社+农户”方式,联结带动数以百计的脱贫户,开展规模化、标准化养殖。

2017年,率先加入公司养殖宁都黄鸡的搬迁脱贫户罗强,把养鸡业引入老家洛口镇球田村。罗强出力,公司出技术、鸡苗、饲料,双方约定保底价格,120天的“订单黄鸡”让他看到了致富的希望。这些好事罗强没有藏着掖着,而是发动大家一起养,他说:“这片枫树林里每年出鸡数百万只,以前想都不敢想,自从搬入安置小区,家安心更安,我有一种轻装上阵的感觉,敢闯敢拼。”如今,罗强还把部分闲置的基地改造成了农家乐,开发了风味独特的烧鸡,叫花鸡。

越来越坚韧的罗强,只是宁都县易地搬迁人群中,的一个缩影,在这个人群中,还有陈北京、罗进、陈星明、陈过保……他们踏出的乡村振兴足音,铿锵有力,响彻阡陌。

乐业有方

8月17日清晨4时许,兴国县思源小区沿街商铺,一家名为“早哈哈”的小吃店灯火通明,磨米浆、制豆浆,调制汤料……两个小时,店主李勤把一勺米浆摊在不锈钢电蒸箱托盘上,约两分钟后,米浆就变成了白色而柔软的粉皮,放一些虾米或虾皮,加点香油,

再撒些葱花,卷起来,切成小段,一碗香喷喷的肠粉就做好了,香味四溢。

“张大哥,早啊!”“你要的肠粉好了,要不要加袋豆浆?”……每天6时至10时是李勤最忙碌的时候,他说:“我从山里来,没见过世面,脸皮薄,刚开始卖早餐,不好意思开口,眼看着错过了很多生意。后来也就想通了,做服务就是要嘴甜心热。”

回想2018年,从“地无三尺平”的东村乡坝子村梅村组搬到思源小区,李勤心里乐开了花,专门给新家添置了一套卡拉OK设备,楼上楼下的邻居纷纷来家里唱歌、聊天,好不热闹。没过多久,李勤心里就开始慌慌的:住得踏实,可没有稳定收入也难办。

就在李勤纠结迷茫的时候,兴国县率先在全省探索实行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“点长”工作制,推出“三业”帮扶机制,举办厨师、月嫂等培训班,通过新建车间等方式引进电子厂、服装厂等。这些好政策,李勤全部都赶上了,他有烹饪基础,又自学了制作肠粉,还竟拍到了政府提供的一间减免20%租金的帮扶商铺,餐馆就这样开起来了。从山上到山下,变化的是物理空间,却打开了思维的闸门。“做生意得慢慢来,关键还是看未来。”如今,李勤把店旁边的铺子也租了过来,期待有更好的发展。

比李勤早一年搬入思源小区的脱贫户林玉生,因为常年在外务工,早就适应了新环境。膝下4个小孩,老大念大学,老二读高中,有压力就有动力,刚乔迁,便谋划起了社区帮扶车间。

启动资金不够,他便申请“产业扶贫信贷通”,拿到了免息贷款5万元,再四处借一点,买了10多套缝纫机,租了100多平方米的场地,招了12名员工,就这样,服装来料加工车间运转起来了。

本想“小打小闹”,可没想到订单越来越多,所有员工加班加点,搭上林玉生夫妻俩,也很难按期完成订单。林玉生琢磨着要转型升级,于是把车间扩大到1500平方米,员工增加了90多人。“我们车间订单良率高,客户多,订单也多,尤其是休闲裤,订单都是10万件起步。”如今,招工难成了林玉生幸福的烦恼。

有同样烦恼的,还有万载县三兴镇三兴社区易地搬迁户陈阳。2020年以来,他拥有了11台汽车吊车,每台汽车吊车需要1至2名司机,从事该业务需要相应的从业资格,而这方面的人才市场上又比较紧俏。如今,陈阳承揽的业务从厂房吊装延伸到高塔搭建,揽下的活遍布全省各地,经常为招不到司机发愁。陈阳坦言,能有今天,得益于安置点靠近县城新建的工业园区,大量厂房建设,让他打开了市场,吊装业务越来越多。“从一个娶妻‘困难户’,发展到现在的变化来之不易。”陈阳说。

当自来水、生活用电触手可及,搬迁群众不再为温饱发愁,像李勤、林玉生、陈阳等人,他们身边的资源重新聚集,种种可能都被激活了。

在搬到遂川县汤湖镇白土村安石坳安置点之前,张永茂、刘书连夫妻俩居住在牛塘窝,脚下一条羊肠路,抬头一线云雾天,丈夫挑石搬砖,妻子采茶带娃,日复一日,吃水靠挑,生活靠天,微薄的收入撑不起山沟里的家。2017年,44岁的张永茂刚搬进新居,就谋划着学门手艺挣钱补贴家用,以后有口饭吃。3年来,寒来暑往,张永茂勤学苦练制茶技艺。2020年,他出师后,开始置办插秧机、杀青机、揉捻机、烘干机等,依靠这些设备操练起来,终于,他制作出“张氏狗牯脑”茶。他说:“以前我只能卖茶青,现在基本上在销售干茶。”有了稳定收入的张永茂,在原房基础上加盖了楼层,如今黄墙红瓦的楼房掩映在葱郁的树木之中,幸福而宁静。

在修水,迁入山口镇中桃村马脑咀安置点的詹文彬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2019年,看到有亲戚开汽车养护店生意还不错,他来到县城与人合伙开了一家,生意做得顺风顺水。这些年,乡镇和村里经常来宣传鼓励大家发展产业,想到岳父种了七八年吊瓜,既有技术又有经验,詹文彬也跟着种了起来,去年他一口气种了50亩。

我们见到詹文彬时,正是吊瓜基地忙碌的时候。他一边手脚不停地忙着,一边朗声笑道:“你们看!我现在天天在基地晒太阳,都快变成一块‘炭’了!”这笑声回荡山间,仿佛在说,挪出深山天地宽。

压题图左图:兴国县思源小区早餐店李勤夫妇热情迎客。史港译摄

中图:宁都县瑞祥安置点罗强成了养鸡大户。史港译摄

右图:上饶市广信区五府山镇幸福花园罗贤华养起了蜜蜂。张翰林摄

品读江西

山江安澜

□ 罗铮

去三百山,伴着微雨。初秋,暑气渐消。此季爬山的最佳伴侣莫过于微雨,雨点浙沥,斜斜地拍在脸上,为天地间挂上了一道珠帘。往往还夹带着薄雾,雾气忽明忽暗,宛若仙境。

一块巨石撞入眼帘。“一定要保护好东江源头水”11个大字,映衬着周恩来总理对三百山和东江源区的关切与期许。60年前,香港遭受历史罕见大旱,每4天供一次水,一次只供4小时,致使350万人陷入饮用水困境。危急时刻,经过反复比选,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离香港最近、水量最充沛的东江。1963年年底,周恩来总理特批中央财政拨款3800万元,修筑“东江-深圳供水工程”。但是,这个工程难度极大,关键点在于要将50.5公里的支流石马河逆流回调,从海拔2米一级级提升至46米。尽管如此,一向善于创造奇迹的中国人民还是啃下了这块“硬骨头”。短短一年时间,施工装备十分简陋的工人们攻下了无数难题,克服了多次水灾、台风等极端天气,建成了83公里河道、8个抽水站、6个拦河大坝,硬是把东江水逐级提高至46米,越山倒流进深圳水库,再经3.5公里的输水涵管传入香港,彻底解决了香港人民的饮水之困。

忽然间,籍籍无名的东江走到聚光灯下,家喻户晓。尽管东江与孕育它的赣南土地一样低调内敛,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有着一段令人崇敬的历史。早在公元前221年,秦始皇派遣60万兵马俑征百越,大军就穿越赣鄱,饮马东江。西晋八王之乱,唐朝安史之乱,北宋靖康之难等数次战乱,更是逼迫中原百姓举家南迁。包括东江源区在内的赣南大地,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一拨又一拨颠沛流离的南迁客,渐渐成为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和客家文化的发祥地。携带先进生产力而来的客家人也投桃报李,以惊人的勤劳勇敢伐木垦荒、筑坝造田,把苍莽的群山开垦得阡陌纵横,连陡坡陡坎、沟边坎下也充满生机,让赣南的吸引力愈发提升。随着南迁的民众越来越多,他们以赣南为中转地,继续沿东江南下,向粤北粤东扩散,开启了新的融合与传承。于是,东江流域逐渐成为多种文化的交汇地,闪耀着重教崇文、兼收并蓄、与时俱进的熠熠光辉。与此同时,热闹的东江还承载了从赣江转运而来的犀角、象牙、翡翠、珍珠等奇珍异宝和丝绸、瓷器、茶叶、铜器等精美商品,它们从全国的各个城市各大口岸集聚广州,再经由“通海夷道”远销海外。遥想东江当年,一艘艘满载货物的船舶扬帆远航,该是怎样的波澜壮阔。

“护源石”旁,一口清潭似未磨之镜。“这是福整塘,东江的正宗源头。”随行的朋友语气里充满自豪。我仿佛看见山间无数溪水泉流争相奔腾,一到福整塘就安静下来,感悟静水流深的奥义。正是这一方碧波,翻山越岭,川流不息,在广东省龙川县合河坝与寻乌水合流,玉成东江。这条充分汲取了红土地营养的大江,流经和平、河源、紫金、博罗、惠阳,在东莞的石龙与珠江汇合注入狮子洋,再由虎门流入南海,绵延一千余里,滋润着广袤的南粤大地。

雨渐停。沿福整塘进山,只见重峦叠嶂,处处奇峰异石,汨汨溪水声不绝于耳,树木藤萝挤挤挨挨。白雨跳珠后的片片青绿打在眼眸,世界瞬间透亮了许多。云雾湿湿的,升腾于悬崖峭壁间,婀娜多姿。狭窄的漫云栈道像一根纤细的腰带,蜿蜒缠绕在厚实的山腰间。朝山谷深处呼喊,回声阵阵。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高达10万个,深吸一口气,似乎有股淡淡的甜味。

“白鹇!”有人喊了一句。众人顺着她的手指望去,一只上体洁白、脸赤红、头上冠羽的鸟儿在林间踱步。能让自古“尤难畜之”的白鹇闲庭信步,必定是无可争议的宝地。“不只白鹇,在这儿生存寄居的野生动物有1361种,还有3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。”向导见怪不怪。我不禁浮想联翩——那些藏在密林深处的蓝喉蜂虎、领鹇、白眉山鸫、凤头鹰、黑翅鸢、褐翅鸫、赤腹鹰,究竟是哪种模样?还有更加难得一见的白颈长尾雉、黄胸鹀、海南鹀等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,会是何等的惊艳?

水瀑声骤然变大,“东江第一瀑”到了。青山叠翠间,汇集了福整塘和大小溪流的飞瀑翻滚着白色的浪花倾泻而下,直坠百米深潭,珠玑四溅,气势磅礴。

天丽丽丽的三百山,的确是涵养水源、保持水土、净化空气的福地。但光有天资是远远不够的,更重要的是后天的保养与呵护。半个多世纪以来,安远上下牢记东江源区的使命,在自身发展受限的情况下,仍然通过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措施,投入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,植树造林、疏通河道、清除垃圾,全力保护生态环境和水质安全。

近60年来,福整塘的源头活水连绵不绝,为流域沿岸、珠三角和香港等地输送了清冽的生产生活用水。“东江-深圳供水工程”的一代代勘探和运维人员将这条水源生命线的年供水能力由最初的0.68亿立方米提升至24.23亿立方米。广东和香港人民也饮水思源,一次次来到三百山,来到东江源区,或植树造林,或捐资助学,或投资兴业,表达对源区人民护水养水的崇高礼赞。

回到“护源石”,已云开雾散。巨石背面,东江浩浩汤汤的路线一览无余。我们更加理解了“护源”的重大意义,更加理解了设计者的良苦用心——石高5.23米,与东江流域全长523公里相对应;宽3米,代表赣、粤、港三地;底座长4.65米,缩微了三百山距香港的465公里;形似手掌,寓意“用手护源”。此时的福整塘,依然静如止水。

东江,这条质朴、纯粹的大江,给流域人民带来的不不仅是水本身,更是一种历史悠久、源远流长的文化,是我住江之头、君住江之尾的守望与情谊。数千年来,它流淌得安静、深远。

轻风拂过,山江安澜。



扫一扫
看视频